

董子文 编

# 我的書緣

岳麓書社

世襄題



施康強 陳平 周國平 吳中  
黃橋 雷雨 白化文



凤凰台丛书

三

# 我的書緣

世襄題

钟叔河 董建 黄宗江

陈丹青 廖亦男 袁鹰

李福 纪中 冯喆 化铁

彭国梁 周祖希 朱新夏

罗飞 许冠群 刘涛 陈永

朱健 韩羽 姚以恩 吴蔚添

于范远 蓝蓝 年 舒元

徐海 杨义 王元茂

北京

文情若

刘洪权 王稼句

钱伯城 赵海

止庵

卢为峰 阿琛 范用

陈乐民 黄裳 韩石山

施康强 陈平原 薛冰 陈伯

龚明德 宋回 周振鹤 吴中杰

董桥 薛因和 朱金福

雷雨 白化文

北佩芬

封面设计 北京青年  
书报设计 赵李群

ISBN 7-80665-774-2



9 787806 657768 >

1-745 定价:28.00元



北京青年  
出版社

# 我的书缘

流沙河题

董宁文 编 岳麓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书缘/董宁文编. 长沙:岳麓书社,2006

ISBN 7-80665-776-2

I. 我... II. 董...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792 号

## 我的书缘

编 者:董宁文

责任编辑:杨云辉

封面设计:速黎熙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243 千字

印数:1—8,000

ISBN 7-80665-776-2/I·745

定价:28.00 元

承印: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北路银太纺织厂双鱼楼

邮编:410006

电话:0731—89059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括基书社

我的书房

我的书缘

我的笔名(郑出)

我的闲章(郑出)

扉页题签 流沙河

辑封题签 华君武

范用

吴小如

周退密

周有光

谷林

# 谈读书（代序）

董 桥

旅居英伦那些年我爱读谈藏书、谈读书甚至谈书的书。谈藏书的书关心典籍的流播和文化的防腐；谈读书的书是书香的传承是学养的保温；谈书的书探索书的设计、书的诞生、书意识导向和书的社会功能。我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书，大名家小名家都有，英国美国一些旧书商写的贩书偶记和缥緲经眼录也不放过。那时候英国还有好几种古籍杂志和藏书月刊，里头经常选登这类小品随笔，月尾月初够我消磨几个炉边寒夜。

人老了趣味会变，早岁一波一波的恋执渐渐转为务实的求知心态，我读的和爱的已经不是典雅的书籍而是博杂的百科了。Anne Fadiman 家里的书每一本都读过起码两遍，剩下一本一九七九年 Toyota Corolla 小手册只读过一遍，有一天，她发兴翻出来再读一遍，凑成两遍！爱书爱字爱到这样是最高贵也是最危险的情操，bibliophilia 的恋书之瘾在她身上是治不好的顽疾了。幸亏这位漂亮的小妇人写过一本很好看的《Ex Libris》，Adam Gopnik 说她把谈读书的尘封古籍擦干净活活了；不是 Cynthia Ozick 说的“Charles Lamb lives!”。

钱锺书只有一个。北京商务制版印行的《容安馆札记》厚厚三大砖头分明是学问家的情敌也是爱书人的情妇：追学问追不上钱先生呵护的本领，酸成敌手；爱书的人看到钱先生才看得到的书中隐情和字里暗香，怦然动心，不甘远观而贴鼻近狎了！杨绛先生写《〈钱锺书手稿集〉序》说，“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羈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那样的

境界最迷人，借来开脱我天生的疏懒也恰当；多读少读，深读浅读，随遇之余顺便也可随兴了。

近十几年我读书越读越多也越读越快。多，是职业所逼，是好奇使然；印刷媒体产量大升，网上材料随按随给，一桩新闻轻易带得出万般背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漏夜辞职，William Safire 马上借《白宫音乐椅》弹奏抢夺乌纱的挽歌，还拈出国务卿用错 fulsome 一字，顺手燃起烛红摇影的玄机，何等景观！快，那是一知的欲望只求半解，不想深究；况乎人老了会自负，像鲍威尔说“Safire is getting arrogant in his old age”，看得上眼的书不多，速读读出意思也就算了。

好看的书都是老书跟老年人写的书，好用的工具书倒要靠壮年的精力去编写了。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要我写些读书近况，我无从写起：我还在慢慢读 Lynne Truss 的《Fats, Shoots & Leaves》学用标点符号！那是今年最好看的书，跟杨绛、聂华苓的书一样好看。好看是看文采，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睡不着觉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林海音先生生前看到台湾老作家写的书都寄来给我，我看到大陆老作家写的书也寄去给她：“这些书都有根！”她说；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张伯驹也写也编的《春游琐谈》也都有根。我喜欢这样偏袒老人和老书，读罗素自传读到赵元任一九二四年写给“Dear Russell”的信都死命称赞他英文漂亮！那年，赵元任其实才三十二岁。

董桥，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现任《苹果日报》社长。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任、《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沈阳出版文集二十多种。

## 有关书缘的困惑

杨 苡

为了写“书缘”，子聪盯了我好一阵子，我是属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小不用功读书，似乎这一生与书无缘分，至今已虚度八十七岁，回顾往昔岁月，书本带给我的快乐与烦恼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每遇年轻的一心做学问的教授学者，以及满腹经纶的作家名流，和他们神聊时，总不免有沉重的自卑感，真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觉。家中藏书虽然很多，也懂得屋不在大，有书则灵，却只是“泛读”，而没时间“精读”。想起年轻时，在抗战时期，从天津到昆明，三年后到重庆，五年后到南京，两年后迎接新中国，然后等等等等，失去的书太多太多，失而复得的也不少，如今即便还有点惆怅之情，也就慢慢地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越来越淡，再也不会像在上世纪中那样耿耿于怀了。

说到书，不禁想起小时候抓着我哥杨宪益的长衫衣角，跟着他逛书店的情景。我总是紧紧跟着他，以致他的初中同学戏叫我“小狗”，当然我并不在乎，我哥会给我买书。他把我带到卖儿童读物的书架前，叫我随便挑选。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拿起一本翻翻又放下，再拿一本。其实我哪是看文字，只是看画（插图），看书的封面颜色好看不好看，花儿美不美，人丑不丑。

这说明我原是个从小只喜欢画画、不懂得读书的傻丫头。以前母亲房内有一书橱，里面全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我见过有一大堆《说部丛书》。堂兄堂姐们经常来借书，后来他们和我哥我姐都对西洋名著大感兴趣。有一阵子迷上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有两个堂兄和我

哥还以三个火枪手为榜样，分别以“阿托士”、“阿拉密”和“达特安”自居。他们思忖着说：“谁是密李狄呢？”我知道密李狄是个漂亮的女人，于是大叫：“我是密李狄！”引得他们笑得没完没了。原来密李狄是个狠毒的坏女人！足见我是个糊里糊涂的草包！到我长大成人，读书也不求甚解，只能应付考试，也不懂得拿学识装饰自己。虽然有戴着学士方帽的相片，也有过可以解决饭碗问题的一张文凭，但一切都早已灰飞烟灭。说起藏书来，又是满腹伤心事说与谁知呢，也就懒得说了，真应了“沉默是金子”的那句西洋谚语。

这些年突然时兴说“缘分”二字，两个人好了，不好了，都是“缘分”；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叫“缘分”。其实这个说法应是唯心的，早先是该批判的，但我也不是唯物主义者，更谈不到“彻底”，当然也“无可畏惧”，只是每当忽然想到一本书，却在书橱中左翻右翻找不到，又记不起是哪个小友借走未还，此时就好像特别在乎，心急如焚，似又与书有点孽缘。想起一九六六年我们被“破四旧”的锣鼓吆喝声吓得心惊胆战时，胆小的外子忙不迭地将一堆堆旧书（多是我年轻时收藏的杂书）捆扎起来，约有二百来本，用自行车一趟趟送到中文系，我当时确感心疼，却并未“热泪盈眶”，且还挺镇静。Character is fate! 性格使然！

书斋！书斋！书已成灾！

书缘！书缘！越说越玄！……

东拉西扯赶紧打住，这也许是一篇另类的序文，望子聪鉴谅之！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急就

杨苾，一九一九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一九四四年于四川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毕业。现为江苏省作协顾问，中国作协会员。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一九五九年出版儿歌《自己的事自己做》，获建国十年全国儿童文学优秀奖。《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曾获翻译奖。另有散文诗歌等作品未结集，也曾获奖。

## 目 录

1	谈读书 (代序)	董 桥
3	有关书缘的困惑	杨 苡
1	我的书缘	于光远
4	亦师亦友董乐山 (外一篇)	蓝英年
11	我与加洛蒂的书缘	吴岳添
14	也曾“坐拥书城”	舒 芜
16	老北大的书缘	陈平原
18	我的书缘	止 庵
21	书之情	黄宗江
23	我和巴金的书缘	文洁若
27	我与梅绍武的书缘	李文俊
33	芳邻刘白羽	张佩芬
36	那年月买的书	施康强
39	惭愧呀, 我的“书缘”	白化文
42	一段难忘的书缘	绿 原
44	无声的交谈	高 莽

- |     |                |     |
|-----|----------------|-----|
| 49  | 买书结缘           | 范用  |
| 54  | 谈谈我的书缘         | 朱金顺 |
| 58  | 记“志摩遗书”残本      | 戈革  |
| 61  | 一本旧书           | 陈乐民 |
| 65  | 书缘             | 来新夏 |
| 69  | 闲话家珍           | 韩羽  |
| 73  | 我与陆文夫先生的一段书缘   | 董国和 |
| 76  | 与书无缘的日子        | 吴中杰 |
| 80  | 书缘：一个外国作家的书房   | 鯤西  |
| 82  | 我的书缘           | 周退密 |
| 86  | 书缘小记           | 黄裳  |
| 88  | 台港遇书记          | 周振鹤 |
| 93  | 我的旧书缘          | 陈诏  |
| 96  | 线装书之恋          | 戴逸如 |
| 101 | 我的书缘           | 钱伯城 |
| 103 | 书养活了我          | 虎闰  |
| 105 | “奇”遇厄运——怀念童年书友 | 罗飞  |

111	书缘：《猎人日记》精装本	陈子善
115	美术书缘	李福眠
119	我的《东坡乐府》	刘绪源
122	《桥》之缘	姚以恩
124	书缘初忆——怀巴金	纪 申
127	不了的书缘	钟叔河
133	我的书缘	朱 健
136	书缘	彭燕郊
140	兄妹书缘	彭国梁
144	书梦不曾休	徐 鲁
150	书之缘	周翼南
155	我与文洁若的书缘	阿 澄
159	书缘人缘两相依	车 辐
161	我与毛边书	龚明德
167	小城书缘	高 信
171	我的书缘	赵芳芳
175	胡适的校改本	韩石山

178	书缘：一个长长的故事	马 嘶
182	我的书缘	刘洪权
187	书缘与人缘	许定铭
192	少年书事	王稼句
197	谈几种自费刊印的诗集	卢为峰
200	幸哉与书交	董 健
205	书缘七累	薛 冰
208	我与书的缘分	余 斌
213	“书缘”题外的话	化 铁
215	源自江之头……	何卫东
218	我与黄裳的书缘	宋 词
220	远书归梦两悠悠	雷 雨
224	童年的书缘	秋 禾
230	编后记	

## 我的书缘

于光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一本《漫谈竞赛论》。在写这本书时，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原先有意寻找的、我很需要的书。而在我已经基本完成《漫谈竞赛论》这本书之后，想进一步对这门学科作创造性研究的过程中，又把自己写出的手稿的一部分连同好几部参考书丢失了。这件事正好是“我的书缘”这个题目要写的内容。

我对竞赛论的关心始于一九五六年。那时我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处长，得知美国学者中有人对下棋等进行数学研究，有些机构还花了不少



《漫谈竞赛论》，于光远著，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月版

钱去研究电子计算机下棋。在北京，有人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精神空虚的表现。我和我的中宣部科学处的同事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了解这个方面的新进展，于是就在中南海我办公的地方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专家和围棋、象棋、桥牌的国手。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很有启发性。我本人也从中学到不少有趣的知识。在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对下棋等进行数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有的人还认为这种研究对国防可能有实用价值。大家一致否定研究电子计算机下棋是什么“精神空虚”的表现的说法。会后我和我的同事们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一个简单的报道，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一个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上。

也就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听说二次大战期间入了美国籍的匈牙利数学家 Von Neumann 与另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 Morgenstein 合写了一本关于打牌、下棋等竞赛的数学著作，书名就叫《竞赛论和经济行为》。后来得知它的中译本一九六三年在我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于这本书的印量只有二千四百本（这种书印这样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了），我得到这本书时真是欣喜不已。

看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对竞赛的研究已经成了一门科学，觉得这是件大事，也是件很有趣味的事。这本书启发我思考了一个问题：过去的高等数学大都是以物理世界为原型发展起来的。如果以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原型，一定会产生新的数学部门。

我不但这么想，而且由于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就开始采取行动。我说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位天才的数学家华罗庚。在三十年代初，当他还在江苏金坛中学当会计的时候，就在数学研究中崭露头角，发表了数学论文。清华大学算学系发现了这样一个人才，就把他选拔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工作与培养。一九三一年华罗庚初来清华时，是在算学系做助理员，属于职工系统。一年半之后，一九三三年，清华大学破格提拔华罗庚，将他从职工系统调到教员系统，任算学系助教并教授微积分课。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又再次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教员。那时清华大学设的“教员”这样一种职称，比助教要高，而比讲师要低。在他当教员时，我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四年级学习。算学系和物理系在学校同一座楼里，我们经常见面。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学者 Wiener 和分析权威法国人 Hadamada 到清华大学算学系讲学。那时我已是本科四年级学生，学校认为能够请到这么高的算学家来讲学非常不易，因此让我也去听课。可惜由于我水平

太低，听懂的微乎其微。不过因此我同华罗庚也就更熟了。

在我想研究数学在经济上的运用的时候，华罗庚的数学造诣更高了，这是用不着说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数学在经济上的运用也十分热心。而我自己不但多少有一点经济知识，而且一直对数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认为我同他很容易合作。于是我就找到他谈了多次，商量合作招收几名研究经济数学的研究生，指导他们从事以经济生活为原型的数学研究。这样华罗庚和我，以及这几位研究生就可以一起下工夫去从事建立以经济学为原型的数学部门的工作。他很赞成我的建议，并做了积极的准备。

有必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打算只研究竞赛论。我们设想的研究在数学上带有更基础的性质。在我找华罗庚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从基本的问题研究起。有一年我出国访问，带了几本数学书，在旅居时抽时间写了半篇《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代数引论》。因为我还要继续在国外旅行，嫌行李太重，就把手稿和我写这篇论文的几本参考书托一位同志带回国。很遗憾，他把我的手稿和参考书都丢失了。尽管我把奋斗目标定得非常之高，而且那时我是四十几岁的人，精力旺盛，但是丢失了本来很难买到的书，就只得放弃原先的计划，这真是件沮丧无奈的事情。

没有想到一年多之后，我国爆发了那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我是“中宣部阎王殿”里的“大判官”，被戴了好几顶帽子挨斗、住牛棚、下“五七”干校。这个计划就这样破产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学位制度建立，却定了一条规矩，只有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才有资格带攻读这一领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于华罗庚和我都不是经济数学的专家，我们都没有资格带经济数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我国的学位制度规定一个博士生导师原则上只允许带一个学科的研究生。而我和华罗庚两人却可以带两个领域的研究生。据告，这已经是得到特殊照顾了，我们再要带经济数学的研究生只好“免开尊口”了。因此“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研究了多次定下来的计划，在“文化大革命”后仍旧成为不能进行的事情。而过后不很久，华罗庚就因病逝世了。

于光远，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至七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1950—1966）》、《我的教育思想》、《我的市场经济观》、《思维的年轮》、《碎思录》、《古稀手记》等。